



奉节老城的老树根、老花窗、老坛子、老门牌……都是他不舍的念想

81岁老人的古城情结

□兰世秋

立夏刚过，小满未至。清晨，奉节，夔门。青山含黛，万物生长。

经过一夜的雨水洗礼，滚滚长江烟波浩渺，赤甲山高高的“桃子尖”白云缭绕，如诗如画。

宝塔坪旅游码头处，坐落着一座三楼一底、名为“诗城”的博物馆，与壮丽的夔门、古老的白帝城遥遥相对。

诗城博物馆馆长、今年81岁的奉节人赵贵林遥望着白帝城，以及夔门之上满天的云彩，吟了两首竹枝词，再回头看看馆内琳琅满目的藏品。那是奉节老城的老树根、老花窗、老坛子、老门牌……他的眼里闪烁着神采，仿佛在回望少年时的故乡。

2004年5月12日，赵贵林以一己之力，用一生的文化积累，四处奔走、千金散尽筹建的诗城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，迄今已运行21年。

赵贵林

1 一砖一瓦，他都想留下来

“诗城”博物馆面积3000多平方米，15个展厅、上万件藏品，陈列着奉节这座有着23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。20多年来，赵贵林已先后投入数百万元，只为留住奉节的根，让若干年后的奉节人还能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来路。

赵贵林是如何萌生建一座博物馆的念头？他这样告诉记者：“1998年的一天，北京的专家们站在奉节老城大东门街考察时，看着眼前古朴的民居说，这些民居如果拆了，真可惜啊！作为夔州经贸繁荣的重要物证将永远消逝。直到今天，我对这段话仍然记忆犹新。”

让专家们叹息的大东门民居，始建于清末，是三峡地区重要的古建筑群之一，也是古夔州城市格局、商贸繁荣、居民生活最鲜活的史书和重要物证。在保护的规划报告中，大东门民居原本列入了搬迁保护方案，但后来调整为留取资料。这就意味着，这些老民居的实物载体将永远消失。

赵贵林当时是县旅游文物局党组书记，分管文物工作，专家的感叹激起他心中的涟漪：“得把它们留下来！那时，我心里就隐隐有了建一座博物馆的念头。”

作为土生土长的奉节人，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在赵贵林的记忆里。“我们奉节有历史悠久的白帝城、刘备托孤的永安宫、诸葛武侯的八阵图遗址……还诞生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，我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感到自豪。”

赵贵林从小就喜欢“舞文弄墨”，后来到了宣传单位工作后，他对奉节的历史更加关注。几十年的积累，让他对家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大家都叫他“奉节通”。随着三峡工程的推进，他意识到要为老城留下点什么。那时，他便常常背着相机走街串巷，看到什么都舍不得，看到有价值的就拍下来。

一天，他在大东门街一家搬迁了的居民阁楼上发现一大堆破烂。在翻检时，他发现两枚木刻的印章，一枚是面条章，一枚是做月饼的商标章。过去的大东门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大街，这两枚印章和楼阁不正正是昔日的见证吗？

北京的专家说，如果国家不能搬迁大东门民居，地方上可不可以来办这事？可是当时大家都在为搬迁县城紧迫发愁，哪还有人来管这几幢民居呢？

一砖一瓦都有魂啊，这魂割舍不下。他当时就激动了，说：“我去找一些人，大家共同来办这件事。”专家们闻言都说，这事若能办成，那是功德无量啊！

2 大家戏称他像个“破烂王”

私人办博物馆？这岂是一件易事！在这个过程中，赵贵林遇到了哪些困难？

赵贵林告诉记者，当时建博物馆的初步预算要上百万元，他找了几个企业家商量，但对方都认为“这个事情有点悬”“风险太大了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“我和爱人，还有我母亲几十年的积蓄加起来，也就20多万元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跟她们一说，她们都全力支持。这让我差点掉下泪来。”

2000年，他组建的“大东门民居风貌保护”科研课题，得到当时的国务院三建委支持，获得20万元的科研经费。后来，他又找妹妹和亲朋，好不容易筹了80万元。博物馆，终于可以开始建了。

建博物馆需要大量藏品，这个难题怎么解决？赵贵林也有他的办法，事实上2002年搬迁新县城时，他就在老城一间暂时还没拆除的居民楼住了下来，开始了收藏工作。老民居完好的门斗、窗棂、砖头、栏杆等建筑构件，只要是能用的，他都收，用于民居的复建。他在老城各个角落转悠，去各处废墟和垃圾场中寻找“宝贝”。

有些人不理解，说：“赵贵林想钱想疯了，把破烂都当宝贝。”还有朋友好心劝他：“建博物馆是国家的事，你操这份心不值当。”他没空理会这些，每天依然在拆迁的尘烟里忙碌，一大早出门，傍晚回到家时满身都是尘土。基本上隔一天，他就要押送一大车“破烂”到几公里外的宝塔坪。大家都戏称他像个“破烂王”。

为节约钱，他的生活很简单。在城里理发要五六块钱，工地边的小理发店只要两块钱，他每次就去小店理发，能节约几块是几块。大半年中，他拉了几十车“破烂”到宝塔坪的仓库，几百平方米的房子被装得满满当当。

他说，在他心里，这些东西都是宝贝，“就像是白帝城上空的云彩，看到它们，你就会想起故乡。”

3 旧物件是他眼里无价之宝

2004年5月12日，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，取名为“诗城博物馆”。

为啥取“诗城”这个名字？赵贵林说这是有渊源的。1983年，他在四川日报发表了文章《古城夔州春色浓》，在文中第一次把奉节称为“诗城”。博物馆建成了，他也理所当然地想到用“诗城”来为其命名。

博物馆的外观，完全保留了大东门民居的建筑风貌，让奉节人很熟悉，仿佛看到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些老房子。馆内的藏品，如今已有上万件，有“巫山人”的发现者黄万波提供的奉节古人类和古动物化石资料；有当年科克伦、阿迪力在三峡夔门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走过的钢丝；还有英法探险者勘测奉节天坑地缝的资料……

在展陈时，他想尽量朴素地展现，这也符合这个博物馆的实际情况。他把从全城收来的近百年的一些老窗棂，组合起来建了一面墙，挂了一些钟表在上面，指针全停在10点53分。那是奉节老城2002年11月

4日“最后一爆”的时间。许多人关于老城的记忆，也停留在那个时刻。很多参观者都在这堵墙前驻足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一位参观者曾在老屋里呆坐许久，他跟赵贵林说：“在这儿，我找到了过去几十年的记忆。”

今年3月，北京一家旅游公司的导游带着一批英国游客来参观。导游一边看一边落泪，参观结束时跟他说：“没想到你们的博物馆这么有价值，我一定会带更多的人来看。”

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是一位奉节农村少女捐赠的自制的针线盒。盒长四五厘米，由三根小竹子切成小段，细细打磨，再用丝线刷桐油缠绕而成。这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一个针线盒，它记录了一个少女曾经拥有的

青葱岁月，是时间长河中一个独有的片段。赵贵林说：“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判断，我们的‘镇馆之宝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价值，可在我的眼里，它就是无价之宝。”

4 “建博物馆，我永不后悔”

诗城博物馆的藏品，有五分之一来自个人或单位捐赠，这从某个方面说明了大众对博物馆的认可。赵贵林说，博物馆开放后，陆续有很多人将自己收藏的东西送来，“我很感谢他们的信任。”

重庆一家单位在设备换代时，把一些“老古董”搬了来；赵贵林的同学毛荣根，把他们毛氏家族四代人的诗稿和手迹送了来；老干部彭维新也把自己一生写的1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捐了出来；还有在外地工作的梁祥彬、史红军、肖敏等奉节人也将自己的收藏送给了博物馆……“每接受一次藏品，我都感到自己肩上增加了一份重量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博物馆的运营情况如何？门票收入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吗？赵贵林说：“博物馆门票30元一张，但仍入不敷出。电费、水费，还有人员工资……每年运营成本要20多万元，但一年门票收入只有几万元。”前些年，他把位于重庆中心城区的两套房子卖了，底楼的门面也出租了几间，缺口仍然很大。“我还把我的稿费、退休工资都贴了进去，还是不够。为了让博物馆能正常运行下去，我正在想办法开展多种经营，希望以此来弥补经费的不足。”

为了当初的一点念想，付出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，前后投入数百万元经费，赵贵林后悔吗？他说得很坚定：“不后悔，我永不后悔！”

“许多人对博物馆的点赞、支持，让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今年81岁了，但我觉得精力还不错，还可以做一些事情。”

这些年，他对收藏的理解也有一些变化。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，这座城市的过去，不仅是物质组成的，也包括芸芸众生的油盐酱醋和喜怒哀乐。“我的一位老同学的母亲，一生经历坎坷。我鼓励她把母亲的故事写出来，并作为博物馆的文存保存下来，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。”

他希望更多的人提起笔来，追述昨日，也记录当下。“奉节的诗人们出了诗集，都会往我这里送一本。市内外的朋友们也都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博物馆收藏。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，让它们同那些老民居、老窗棂等老物件一起，共同构成三峡上空一片瑰丽的云彩，这是我的心愿。”

（本版图片均由重庆日报记者张质摄/视觉重庆）

